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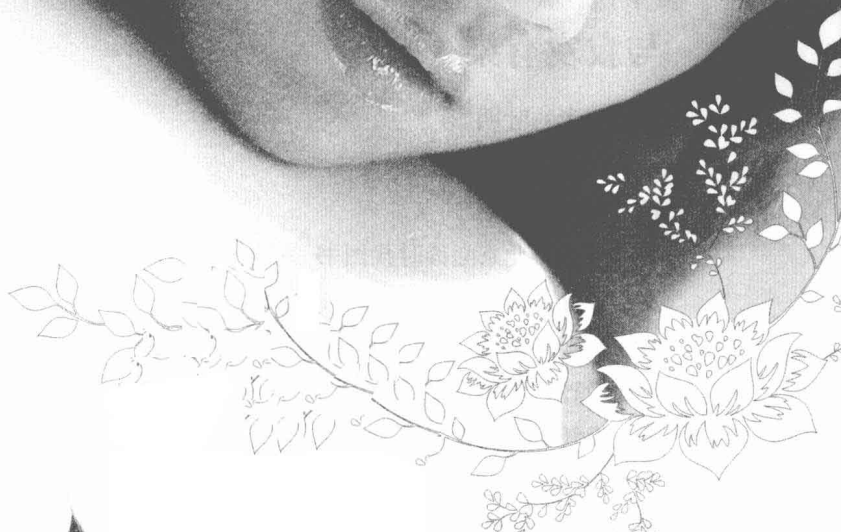
叶明影 作品

寂寞有染

YU JIMO YOU RAN
FENGDIAN

疯癫

谁拥抱过你的无辜，谁收留过你的无助，谁怜惜过你的倔强，
我们的疼痛随青春流逝成寂寞……
浮躁的年代更需要忧伤，那证明你还活着。



叶明影 作品



与寂寞有染 YU JIMO YU YAN FENGDIAN 疯癫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寂寞有染·疯癫 / 叶明影 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0689-993-9

I. 与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8527号

与寂寞有染·疯癫

作 者: 叶明影

终 审: 潘自强

责任编辑: 姜蓓

策 划: 北京阅读时代图书

发 行: 新华书店

特约编辑: 谭天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13693001197)

版式设计: 酒心堂·堂主阿木

出 版: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邮 编: 519001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数: 240千字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993-9

定 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部分 倒掉的爱情

- NO.1 我的几件事 03
- NO.2 爱情与婚姻无关 05
- NO.3 这也算男人? 08
- NO.4 一个疯老头 11
- NO.5 就在你后面 15
- NO.6 奸夫的声音 18
- NO.7 新武大郎 20
- NO.8 谁是奸夫? 23
- NO.9 我不行? 谁行? 26
- NO.10 我是高尚的人 30
- NO.11 我是执着的人 33
- NO.12 关切的目光 36
- NO.13 活着的意义 39
- NO.14 付出就快乐 43
- NO.15 到底说不说? 45
- NO.16 你当我是谁? 48



第二部分 我终于成了流氓了

- NO.17 安全的女人 54
- NO.18 是否有过爱情? 57
- NO.19 情感的背叛 61
- NO.20 到底有没有爱情? 64
- NO.21 不骗你不行 67
- NO.22 记不住你容颜 71
- NO.23 我的双重性格 74
- NO.24 女人为什么不能打? 77
- NO.25 别理他 80

第三部分 彩票风波

NO.26	不能找妈妈	84
NO.27	疯子诗人	87
NO.28	是谁放的气?	90
NO.29	与蒋艳的一次神交	93
NO.30	叫我不能不骗你	95
NO.31	我的二十五万	98
NO.32	要脸不要钱	101
NO.33	谁最贱?	104



第四部分 一切皆有可能

NO.34	没天理了	109
NO.35	焉知非福?	112
NO.36	我会对你好的	114
NO.37	王宇就是拉拉	117
NO.38	红颜薄命	120
NO.39	谁是贱人?	124
NO.40	蟑螂不死我就死	127
NO.41	哈里路亚	130
NO.42	艳遇	134
NO.43	今夜，抱着你睡	138
NO.44	只要你开心	142
NO.45	同样的烟不同味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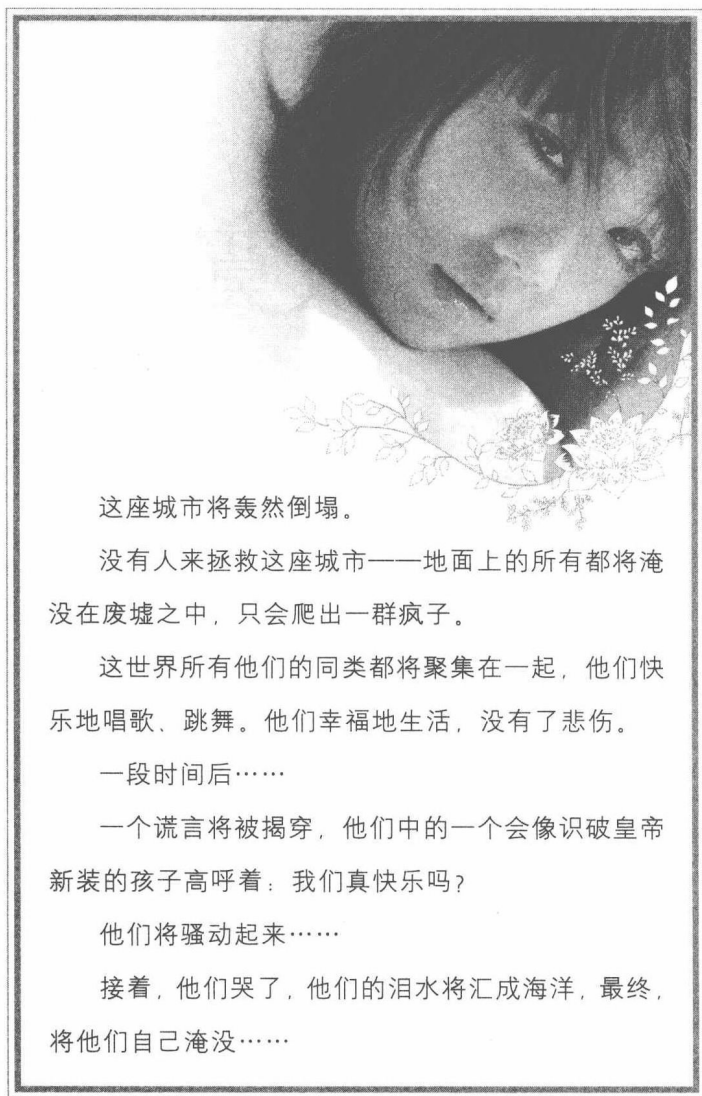
第五部分 抉 择

- NO.46 锣声阵阵 150
- NO.47 我会等你 154
- NO.48 又见锣声 157
- NO.49 疼痛是种享受 161
- NO.50 寂寞的蛾子 166
- NO.51 只要以后 170
- NO.52 他俩扯上了 175
- NO.53 轻风几许 179



第六部分 疯 癫

- NO.54 让我一次爱个够 185
- NO.55 三袋沙子 188
- NO.56 天是灰色的 191
- NO.57 好男人? 196
- NO.58 本来的我 200
- NO.59 爱是否源自寂寞 204
- NO.60 那是美妙的音乐 209
- NO.61 没有好男人 212
- NO.62 清凉的早晨 216
- NO.63 我心情很好 219
- NO.64 再讲我的几件事 224
- NO.65 我是你的上帝 226
- NO.66 不好劝 230
- NO.67 我是什么? 232
- NO.68 瞬间消失的鲜花 236
- NO.69 我的想象 239
- 后记 水洼里的光芒 243



这座城市将轰然倒塌。

没有人来拯救这座城市——地面上的所有都将淹没在废墟之中，只会爬出一群疯子。

这世界所有他们的同类都将聚集在一起，他们快乐地唱歌、跳舞。他们幸福地生活，没有了悲伤。

一段时间后……

一个谎言将被揭穿，他们中的一个会像识破皇帝新装的孩子高呼着：我们真快乐吗？

他们将骚动起来……

接着，他们哭了，他们的泪水将汇成海洋，最终，将他们自己淹没……



与寂寞有染 YUJIMO YUJIE FENGDIAN 疯癫

第一部分
倒掉的爱情



NO.1

我的几件事

我平生做过几件让自己感觉龌龊的事。

一，上育红班时用炉钩子偷了同村裴大爷家三个西瓜，其中一个熟的让我吃了，另外两个让牛吃了。偷西瓜的直接理由是：那时我比较馋。

二，小学时的一个冬天，把一对偷情的老师反锁在教室里。原因是：那个女老师说我不上课不注意听讲，并用我的头惩罚了我的格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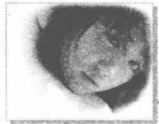
三，大学时吃了顿霸王餐，事件经过如下：我在烧烤店叫了一堆肉串和六瓶啤酒，每隔十分钟去一趟胡同里撒尿。老板说你咋总去？我说我肾不好。最后一次去胡同的时候，我打开了自行车锁，蹬上车子就跑了。我做出这种事的理由是：那天我兜里只有一块钱。

当我把这三件事讲给赵蕊时，她“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说还有第四件，是近期发生的：我替英语比我还差的赵蕊表哥杜子藤参加了一次英语考试，监考的是两个女老师，一个老太太，一个是年轻的。试卷发下来，一看考题我基本全不会，于是选择题我大部分都选了C。看到写作时，感觉大意还对得上我预先准备好的小抄，可年轻老师的眼睛总是死死盯着我的方向让我无从下手。无奈下我转守为攻，用眼睛瞪着她，当然，要含情脉脉地。那老师在我温柔的攻势下变得不知所措，逃避的眼神让我从容不迫地拿出小抄一挥而就。我想，她认为我看上了她。

赵蕊死死掐着我的胳膊说，你太他妈的不正经了。我说，女人需要男人不正经！赵蕊说，有没有让你骄傲的事儿讲给我听听。我说有。

一，小学时，老师布置篇作文，当时的范文是《替军属张大爷扫雪》。同



学们找不到军属，我说我能找到。那时候是秋天，没有雪，我领着同学们去了一户人家，我指着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说，这位你们叫老太爷。同学们劳动后写了篇《替军属叶老太爷掰苞米》，并获得了老师的好评。赵蕊插话说你还真做了件好事，我说那位叶老太爷是我爷爷。

二，校运动会上，我取得了八百米的第一名。赵蕊说那事我知道，你确实挺有实力，体育部长嘛。我说还有件事不为人知，编排赛程表的时候我把最弱的和我分到了一组，其他的几个组都由我做的计时，每组都多计了几秒。赵蕊吓了我一声，说原来你搞了鬼。我说你别急，第三件我感觉做得特别好，能显示出我对你的忠贞。赵蕊“哦”了一声。

三，上面刚提过的年轻监考老师要我请她吃饭，吃完后我说忘了带钱，结果她埋的单。

赵蕊说这女老师还真不要脸，接着又说，这怎么能看出你对我忠贞？我说我这样做，会让她认为我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男人，她对我怎么会喜欢？赵蕊说你和我吃饭的时候不也常常不掏钱？我说那是因为我拿你当知己，根本不见外。赵蕊掐了我一把，叫了声：“你总有理。”

赵蕊说这几件事也没有什么让你值得骄傲的，同归于齷齪一类。我说对于一个完美的人，通常缺点就是优点。赵蕊说你臭美！你总有理！

赵蕊是我的大学同学，原本相互间有那么一点儿暧昧关系，又都感觉不太合意。毕业后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更合适的，又将就到了一起。

赵蕊和我在一起后，曾经问过我说：你中途找过几个女人？我说没有，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赵蕊说你混蛋，你肯定干过坏事儿。我说没有。

面对这样的问题，打死都不能承认这种男人都喜欢犯的错误。朋友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反问她被几个人搞过。事实上，她和我上床前还是个处女，就算被人搞过，也没搞对地方。

赵蕊之所以和我说话的时候大呼小叫，就是在昭示：我跟你叶明影前是处女。

我跟赵蕊强调，你是不是处女都不重要，你就算是个妓女，我都要你。赵

蕊先是做含情状偎在我怀里，接着又拎起我的耳朵说：叶明影，你把自己说得那么贱，我都跟你丢脸。我说赵蕊你不够高尚，你和我的情商总是存在一些偏差。赵蕊啐了我一口：你高尚？我要真是妓女你能要我？我说要，不信你就去做。

赵蕊急了，做欲走状推开我，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拦她的胳膊。我说你急啥啊，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咋样，我都要你。赵蕊嗔怪说，那你还让我去做？我说那不过是打个比方嘛。赵蕊笑了，坐在我怀里揪住我的耳朵说，你总有理！

NO.2

爱情与婚姻无关

下一个听我讲那几件事的是那个年轻的女监考老师。当然，和她相关的两件事我不能提及，况且，那故事本身在我讲给赵蕊的时候已经做了修改。她的感觉没错，事实上，我确实看上了她。吃饭的事的确有，但不是她埋的单。

这位女老师和一种洗发水的品牌同名，叫潘婷。考试后请她吃饭时没有给她讲我的故事，只是小心地讲讲杜子藤的自然状况，另外简单编造了一些个人成长经历。看潘婷的表情，对这个“杜子藤”还算满意。我本想鼓起勇气把自己的名字进行一次更正，但初次见面就来个谎言总会让女人感到不安全，所以，将错就错，一直没提这事。

潘婷二十八，比我小一岁。我想她一定是愁嫁了，所以禁不住我略带诱惑的眼神。第二次见面的起因是我收到她一个问候的短信。为了能顺利地将“杜子藤”的问题解释清楚，我先讲了和她不相关的那几件糗事。不过内容被我修改了，换成了第三人称，主人公的名字叫叶明影。潘婷大笑后问我和叶明影什么关系，于是我顺利地把可恶的“杜子藤”从潘婷老师的心里删除。

潘婷虽然嘴里怪我，但我看出她心里早已原谅。言谈正欢时，杜子藤打来电话，我心说都没你事了，你还出来干嘛？杜子藤说考试及格了，哪天请我吃





饭。我心说还是把这两顿饭给我报了吧，不过总不能当着潘婷的面说出口。其实就算说得出口，也担心赵蕊知道内情吃不下饭。放下电话，潘婷正朝着我笑。我告诉她及格了。潘婷说你还真有两下子。我说我其实啥也不会，只会选C。潘婷说那些选择题的答案百分之七十都是C。我说你咋知道？她说我教的就是高中外语。

我有个习惯，一直没有勇气注视女人的眼睛，一看脸就红。初中时在一同学家吃饭，同学的漂亮姐姐和我一桌吃完，出去打了个转儿，再进来的时候我问她：你找谁？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我的纯洁，其实是我太不纯洁，我的青春荷尔蒙分泌偏多，担心看多了会让我想入非非。

潘婷说考试的时候你怎么那样看我？我说那纯粹是你的魅力让我迷醉。潘婷说那你怎么一直不给我打电话？其实这个问题不方便正面回答，我不能告诉她我已经有了赵蕊，更不能说和两个女人一起处对象成本太高。我解释说，我一直寻思用别人的名字和你见面，露馅了会令我难堪。当然，这与我不同潘婷见面直接相关。潘婷说把这事明说不显得你有学问？我说别人以为我胸中有丘壑，其实是我破车好揽载，根本就没什么底气。

6

潘婷说其实我看得出来当时你盯着我是什么目的。我“哦”了一声，脸部有些不自在。我对一切不能预料的未知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不知在潘婷的心中，是哪种答案，要是她知道我只是为了打小抄，不免让她认为我对爱情不尊重，甚至是亵渎了一份神圣，那样会让我相当难堪。

潘婷说你这个人一定很色，并得意地抿了一小口啤酒，像是为自己的判断润了色。潘婷的话让我禁不住想哈哈大笑，想你潘婷的情商和赵蕊一样惨。女人有时候就这样，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往往不知道别人可能会认为她很笨，愚蠢的时候还固执着自己的愚蠢。

我说我这个人的确很色，陈慧琳在电视里一出现我得足足盯上一分钟。潘婷天真地说，还有呢？我说要是舒淇在电视里出现我得盯上两分钟。潘婷“嗯”了一声，说舒淇的确很性感，还有呢？我猜她这是准备抬举自己了，例子举多了就偏离了她真正要的主题。我说你一出现我看上一年都嫌时间太短。潘婷嫣然一笑，说你真会说话。

潘婷一笑千般妩媚，我胸口“噗噗”跳个不停，脸也有些发胀。人害羞的时候是心里有鬼，越不好意思是心里越有意思。潘婷说想不到你还会害羞呢。我说我这人相当腼腆了，标本式的正经人。潘婷说现在的人正不正经可不在嘴上。我说我完全经得起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考验。潘婷说臭美，你什么时候方便，到我家去？我说现在不好吧，我们认识的时间还很短。潘婷说这跟长短有什么关系？就是到我家吃个便饭。我寻思这准是要她爸妈审核我啊。我说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我们暂时还没到那种关系。潘婷有些不高兴了，不去就不去！我接着笑笑说，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随便起来不是人，今天晚上就去。

晚上没有去潘婷家，而是去了宾馆。

我的确很想同潘婷继续交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顿饭连同开房都是潘婷埋的单。

随后的频繁交往中，我被她的真诚打动，不得不招供我家里的床上还睡着赵蕊。潘婷的回答则出乎我的意料：没关系，爱情与婚姻无关。

回答听起来简单，却有些自相矛盾。其实矛盾的东西处处都有，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矛盾的。富足的人们一般比较匆忙，时常企盼着真正贫穷才能带来的宁静，但当这种宁静真正到来时，结果便可想而知：贫瘠的人们通常朋友比较少，他们在清闲抑或挣扎的同时，除了吐出满口仁义的不满外，是多么希望投入到富足人们的喧闹中去，为富不仁。这就是生活，得学会被迫。面对矛盾的东西，得学会糊涂。

潘婷说，你跟别人怎么样我不管，跟我可不能耍心眼儿，知道不？我说，跟谁耍也不能跟你耍，你放心吧。

我和潘婷的关系其实与爱情无关，与寂寞有染。潘婷的警告是脆弱的，我的回答是模糊的。我虽然糊涂着，也知道就是这么回事。潘婷都没在乎，我干嘛想那么多？



NO.3

这也算男人？

正当我躺在床上沾沾自喜，回味着与潘婷的某种体位时，赵蕊气呼呼地推门进来了。

“叶明影，你干的好事！”

天！与潘婷的事被发现了？我闭上眼睛假装没听见。

“我那几件衣服是不是又让你送人了？”

“是，早晨我哥来了，我看那几件你也不怎么穿，就让他拿回农村给嫂子了。”现在说话的我镇定自若，且底气十足。

“那里面有一件很贵的，我平时都舍不得穿！”

“哦？贵的？咋和我嫂子身上的档次差不多？那再买一件。”

“再买一件？说的轻巧，你给我买过一件吗？”

“是没买过啥，原因是我没有钱。”

“没钱你就有理了？没钱你还把我的衣服乱送人？”

“我没钱也不是一两天了，再说你那衣服要不是摆得乱，我哪能抓起来往人家包里塞？”

房间里没有了争吵的声音。我懒得再和她吵，有两个女人的男人心里通常很有底。

赵蕊摔上门走了，估计又去了他表哥家里。

早晨，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打开窗户，外面很热闹。

几个老头挥动着棋子把棋盘敲得咄咄作响；那个能把小腿挂在背上的中年人，和一个脏兮兮的孩子，配合着在地上写下悲哀的文字，开始了新一天的乞讨生意；嘴巴上挂着菜叶儿的老头蹲在地上，目光随着眼前走过的一个穿超短裙的美女大腿作曲线扫描，再配合着一点笑意好像在说：我已经搞了你。

我挣断了粘在右眼上的一块儿粘稠，回身到报箱抽出今天的报纸，坐在马

桶上看了看本地的实事新闻，又翻了翻后面的副刊。今天的情感热线讲的是一个和男友相处多年的姑娘，男友老是花她的钱。我想吐那男人一口，这也算男人？可后面的内容是，那个男人老把她的衣服送给家人穿。最后一句是：这样的日子，没希望了，我该怎么办？

提上裤子，我跑回床前拨打越蕊的手机。

“想不到你还挺有文采啊。不过你做的那种夸大的描述，让我自己都想骂自己。你说你成天和我吵就行啦，还非得获取全国人民的同情？”

电话那端一阵沉默。

“嘿嘿，别不吱声啊。不用太给我面子，想等我有钱？的确很难！”

赵蕊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喂，别上把报纸就把自己修饰成个林黛玉，上了报纸你还是你！不会说话啦？”我索性挂断了电话，苦笑一下，估计你赵蕊对我这种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钱的确是个好东西，可以让女人羡慕，男人忌妒。你赵蕊也不只一次跟我讲谁谁做生意发财了。可现在这个年代，不带上点坑蒙拐骗的色彩，要想通过正常经营赚钱，该有多难？有钱是好，但得取之有道，你让我一个好不容易留在学校的知识分子天天想着做生意，那我还怎么工作？何况，我也正在努力，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我只是暂时没有成功，但我仍在坚持！

我回身打开电脑，浏览着去年写的叫《生于破鞋年代》的长篇。因为出版的不顺利，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感觉它像是我先天不足的孩子。我对它的爱比流逝的时间更快，甚至已经相当腻歪了，但我没有勇气直接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我必须得成功！通过它来成功！不靠这个，我还能做些什么？

这篇小说讲了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之间的纠缠。说实话，刚开始想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好。不是性兴奋，虽然在那个晚上，我不断地想着角色们之间的肉体关系，在不同场所的细节。我有一种前所未有预感，这本书肯定能红。直到我初步完成，一个编辑对我回复意见之后，我才恢复到正常状态。



他只说了一句话：题材过于陈旧，描写过于意淫。

他的话从另外一方面得到了证实。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赵蕊老是同我吵，她会随时在某个细微的地方挖个窟窿，然后把我对号入座，不假思索地丢进去，指责个没完没了。直至我向她保证，我写完这部小说一定能成名，且能换个三五万的人民币给她买个镶钻的项链，才把对我的污蔑暂时搁浅。

大连某文化公司王姓美女编辑说，现在能出的都不是好书。于是，我也配合着她这句话为我这部小说暗自叫好意淫了半年。后来，王小姐说准备帮我找个开明的编辑，以免我像王小波那样死后才出名。我怀着一番激动的心情等了两个月后依旧没有音讯，连我特意买台新打印机发的稿子也没有返还，估计被她当了草纸丢进了下水道，冲到了渤海湾。

我写这本小说除了为赚钱，还想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优秀的流氓。当然，我知道自己离那个伟大的目标是多么遥远。就算在生活中我实现不了，那我也得用第一人称把自己跃然纸上。虽然我的流氓小说一直没有被不懂事的小编们看好，但我还依旧得坚持，文学大师不是一日成熟的，打造一个优秀的流氓当然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过，再优秀的流氓也得吃饭，这书要是换不来钱，我还得通过别的方法赚。

10

下午有两件事：开会，领工资。我跑到教研室时，人已到齐。对桌的教研室主任张大姐端起她的大搪瓷杯子喝了口水说，小叶啊，下学期给你报课了，你现在得准备下教案。我说我现在的资格也不能教课啊。张大姐放下杯子，说小叶你可真是，你还能一辈子管那些体育器材啊。

在学校混了几年，终于要混成个老师了。我抬头问张大姐，那我什么时候能评职称呢？张大姐笑笑说，已经报上去了，估计期末就能批。

我扳着指头算计我教课后能多赚多少钱。张大姐的老公老宁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不用算了，我带的那些课都给你。我感激地望着老宁说，那真是太感谢啦，现在正缺钱。老宁说缺多少？我说不是缺多少，是以前挣得太少。

老宁是学校公认的大款，停薪离职过三年。这三年他鼓捣了一本书，名叫《让世界了解J省》。这书让他赚了三个地方的钱，书中介绍的企业要给他钱，政府要给他钱，卖书他还得一份钱。他用这钱购置了两套二百多平的房子，从

中间打通了，装修完又买了台新自行车，溜达回学校上班了。对于他的成功我深有感触，不然我也不会处心积虑写我那本书。

这两位老师算是我的恩人。大学时，他们是我的老师；毕业后，他们努力将我留在学校，成了他们的同事，并找领导帮我争取到一室一小厅的房子；现在又在考虑给我由教辅人员转为教师。我甚至有过一种冲动，如果他们有姑娘，不管多丑，我一定做他家的附马，有钱又被高看。同时，还用行动证明了我感恩的心。

他们家有姑娘，却小了我十几岁，长得很好看，我却等不到她出嫁的那天。

NO.4

一个疯老头

漫不经心地开完会，我跑到银行划了卡，又去邮局往家寄了五百块钱，接着到超市采购了够这个月用的饮料和方便面，还顺便带上几包卫生巾，心说赵蕊啊赵蕊，你用的护舒宝不都是我供着？

回到家时，赵蕊正收拾东西。本来就很少的衣物被她整理了一遍又一遍，看样子她重复同样的动作花掉了不少时间。

“再也不想过来住了？”

“正有这个打算！”

“你可想好了啊——”我故意拉长了声，接着又叹了口气，“也罢，跟我没什么好的，我又没有钱。”

赵蕊加快了手上的节奏，把衣服打上卷，塞进旅行袋里。看这架势要立马冲出房间，然后用力摔上门，再用鞋跟儿拼命敲击楼道发出声声呐喊，玩气吞山河的小手段。赵蕊的这种伎俩也不止玩过一回两回，我才不上她那鬼子当呢。

我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继续欣赏窗外的纷杂。

敲棋盘的老头们早已变换了角色，一个当摆摊的棋主，另几个成了研究残